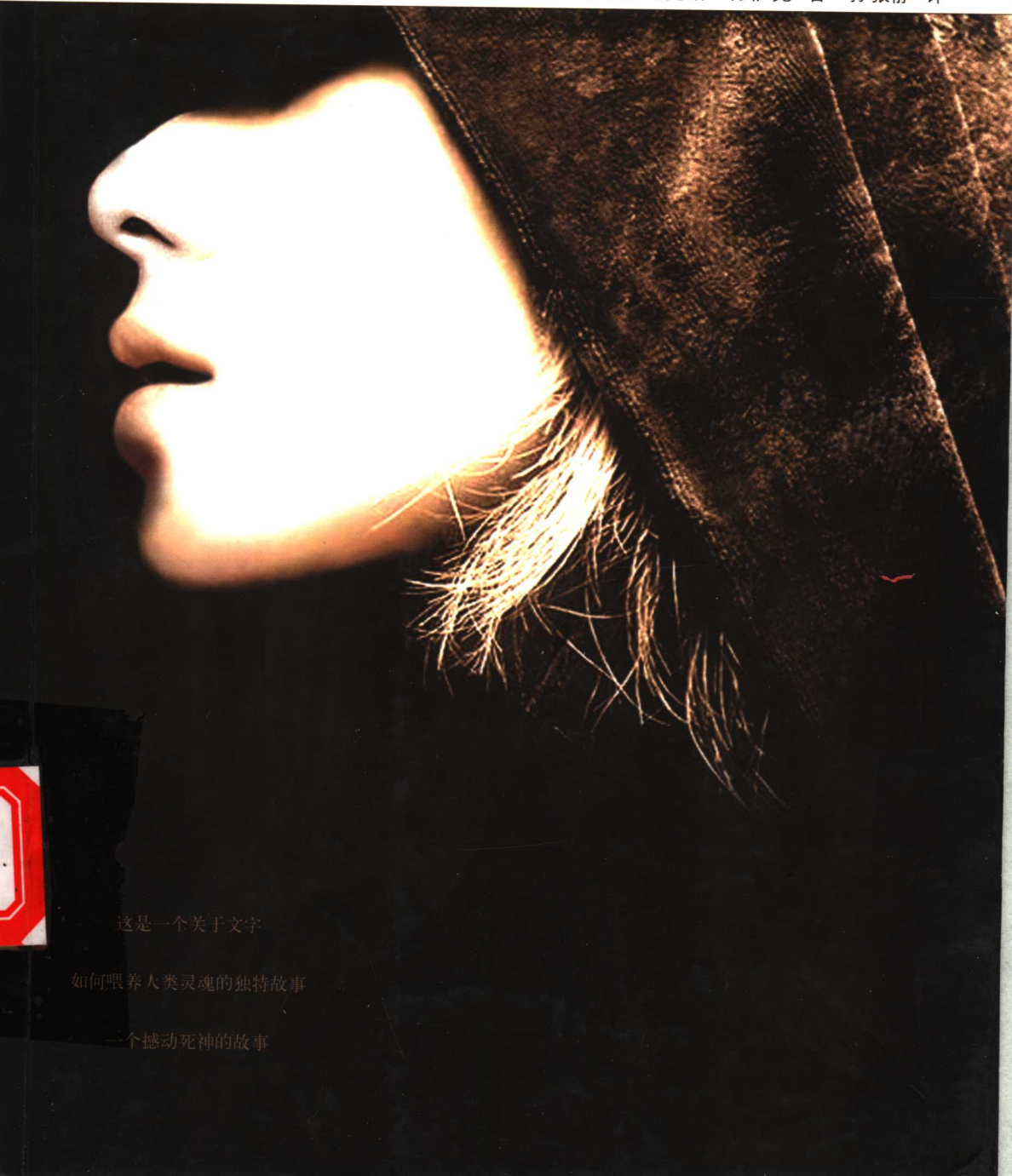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Thief

偷书贼

[澳] 马克斯·苏萨克 著 孙张静 译



这是一个关于文字

如何喂养人类灵魂的独特故事

一个撼动死神的故事



The Book Thief 偷书贼

[澳] 马克斯·苏萨克 著 孙张静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2007·海口

著作权合作登记号

国字: 30-2007-08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书贼/(澳)马克斯·苏萨克著;孙张静译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7.8

ISBN 978-7-5442-3821-2

I 偷 II ①苏 ②孙 III 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
IV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18515号

THE BOOK THIEF by MARKUS ZUSAK

Text copyright © Markus Zusak 2005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Trudy White 2005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
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7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ÓU SHU ZEI

偷 书 贼

作 者 [澳] 马克斯·苏萨克

译 者 孙张静

策 划 杨 雯

责任编辑 刘 婧

特约编辑 张丽娜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 66568511
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
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
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 23.5

字 数 280千字

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3821-2

定 价 25.0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作者致中国读者的信

亲爱的中国读者：

感谢您阅读了这本《偷书贼》。

我小时候常听故事。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厨房里，把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告诉我的哥哥、两个姐姐和我，我听了非常着迷，坐在椅子上动都不动。他们提到整个城市被大火笼罩，炸弹掉在他们家附近，还有童年时期建立的坚强友谊，连战火、时间都无法摧毁的坚强友谊。

其中有个故事，一直留在我心里……

我妈妈小时候住在慕尼黑近郊。她说她六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听见大街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

她跑到外面一看，发现有一群犹太人正被押解到附近的达豪集中营。队伍的最后是一位精疲力竭的老人，他已经快跟不上队伍的脚步了。有个男孩子看到老人的惨状后，飞奔回家拿了一片面包给这位老人。老人感激地跪下来亲吻这位少年的脚踝。结果有个士兵发现了，走过来抢走了老人手上的面包，并用力鞭打了老人。随后士兵转身追赶那个男孩，把男孩也打了一顿。在同一时刻里，伟大的人性尊贵与残酷的人类暴力并存。我认为这恰好可以阐释人性的本质。

听了这些故事之后，我一直想把它们写成一本小书。结果就是《偷书贼》的诞生。而《偷书贼》这本书对我的意义，远远超过我当初的想象。对我来讲，《偷书贼》就是我生命的全部。不管别人怎么看这本书，不管评价是好是坏，我内心明白，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创作。身为作者，当然会为自己“最好的一次创作”深感满意。

马克斯·苏萨克



目 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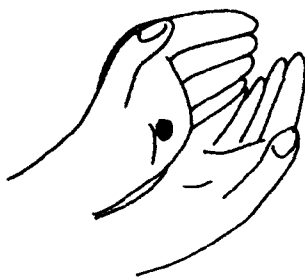
序 幕	堆积如山的瓦砾废墟 / 001
第一章	掘墓人手册 / 011
第二章	耸耸肩膀 / 053
第三章	我的奋斗 / 081
第四章	监视者 / 113
第五章	吹口哨的人 / 163
第六章	梦的挑夫 / 207
第七章	杜登德语辞典 / 239
第八章	撷取文字的人 / 275
第九章	最后的人间陌路人 / 311
第十章	偷书贼 / 333
尾 声	最后的色彩 / 363

PROLOGUE

序 幕

堆积如山的瓦砾废墟

在这里，故事讲述者将介绍：
他本人——各种颜色——以及偷书贼



死神和巧克力

首先留意的是各种颜色。

然后才注意到人类。

我通常就是这样看待事物的。

或者说至少我是努力这样看待的。

先透露一点真相

你正走向死亡。

大多数人觉得我的话难以置信，任我怎么抗议也没用。说到这个话题，我尽力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。请相信我，我的的确确也会满心欢喜。我也有和蔼可亲、和和气气的一面，但是，请别要求我做到令人愉悦。令人愉悦与我无关。

对前面提到的事实的反应

你怕死吗？

我劝你别怕。

我做事最公正了。

首先，自我介绍一下。

一个开场白。

我怎么忘了礼貌？

我本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，其实也没这个必要。你很快就会对我有深入了解，时间视情况而定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以最亲切地姿态守护着你，你的灵魂会落入我的怀中，我的肩头栖息着某种颜色。我会轻轻带走你。

那时，你会躺着（我很少发现有人站着），身体慢慢僵硬。也许有人会发现你，于是，一声尖叫在空气中逐渐消散。之后我听到的便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

重要的是，当我逼近你的那一刻，一切会是什么颜色？天空会用什么颜色发出讯息？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最喜欢巧克力色的天空，很深、很深的巧克力色。人们说这种颜色适合我。我也这样认为，尽管我试图喜欢我见过的每一种颜色——

光谱中的所有颜色，十亿种不同的风情，而天空会将这些颜色一一吸纳。颜色疏解了我的压力，让我放松。

小理论

人类通常只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，才会观察天空的色彩变幻。但对我来说，天空每时每刻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度与调性。一个小时的时间内，就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色彩：蜡黄、云丝蓝、暗黑。我是干这一行的，所以会特别留意这些色彩。

正如我刚才暗示过的，在工作时我会有点小小的消遣，让自己保持心智的健康，也使自己在长期从事这份工作时，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。麻烦的是，谁能替代我工作呢？要是我到你们人类的度假胜地放松一下，无论是到热带海滩或滑雪场，谁能接手我的事情呢？答案当然是：没有人。深思熟虑之后，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——权且把我工作中小小的消遣当成假期。不用说，我的假期充满了变化，充满了色彩。

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连他也需要假期？他能从哪儿得到消遣呢？

这正是我下面将要谈论的重点。

那就是那些剩下的人。

那些幸存者。

我从不忍心多看他们一眼，尽管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看。我特意专心地观察色彩变化，才能让自己不去注意他们。可偶尔我还是会目睹那些幸存者，他们震惊、绝望、崩溃，在现实的夹缝中挣扎。他们已心力交瘁。

这让我想到了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，关于今晚的故事，或者说关于今天的。或者先别管是什么时间、什么色彩吧。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一再生存下来的人，一个有着丰富的“被遗弃”经验的人。

这真的只是个小故事而已，主要是关于：

- * 一个小女孩
- * 几页文字
- * 一个拉手风琴的人
- * 一些狂热的德国人
- * 一个犹太拳击手
- * 以及，许多起偷窃事件

我见过三次偷书贼。

铁 道 旁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天空，刺眼的白色。

有些人可能会说白色算不上一种颜色等等，全是迂腐的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们，白色就是一种颜色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我个人认为你们是不会与我争执的。

再次申明

请保持镇静，不要被我先前的话吓倒。

我只是吓唬人的——

我并不残暴恶毒。

我只是生命的结束。

是的，天空是白色的。

大地仿佛都被白雪覆盖，就像披上了一件白色的外套。靠近铁道的地方，雪已经没到了小腿处。树林也被银妆素裹起来。

正如你所料，有人死了。

他们不能就这么把他丢在荒地里。现在还来得及解决这个难题。但很快，前面积雪的铁轨就要清理干净了，到时火车就得开走。

雪地里站着两个警卫。

还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。

以及一具尸体。

母亲，女儿，还有那具尸体都没有说一句话。

“好了，你还想让我干什么？”

两个警卫一高一矮。高个子虽然不是头儿，却总是先开口说话。他看着那个矮胖的警卫。那人的脸红彤彤的。

“得了，”矮个儿回答道，“我们总不能把他们这样留在这里，对不？”

高个子开始失去耐心了。“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
矮个儿险些勃然大怒，他望着高个子的下巴，嚷道：“你是个蠢货？！”他脸上愤怒的表情越来越吓人，连身体都好像膨胀起来。“快点，”他边说边艰难

地蹚过雪地，“我们得把他们三个都搬上车。注意看下一站是哪儿。”

对我来说，我已经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，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我对自己感到多么失望。开始的时候，一切都进展顺利：

我研究着火车上方那白得刺眼的天空，几乎就要将它吸入了。然而，我犹豫了一下。我俯下身，开始对那个小姑娘产生了兴趣。好奇心占了上风，我打算只要时间允许，就要尽可能地和他们待在一起，观察她。

二十三分种后，火车停站，我和他们一起爬出来。

一个小小的灵魂已躺在我怀里。

我站在靠右边一点的地方。

两个壮实的列车警卫走向那位母亲和小姑娘，还有她们身边小男孩的尸体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很沉重。真是奇怪，那两人走过来时怎么没有听到？白雪覆盖着大地，整个世界显得萧瑟凄凉。

在我左边大概十米开外的地方，站着那个脸色苍白、肚子空空的小姑娘，她冷得瑟瑟发抖。

她的嘴唇颤抖着。

她冰冷的双臂抱在一起。

眼泪已经在偷书贼的脸上结成了冰。

§ 食

第二次见到她时，天空的颜色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黑色，这种颜色能向你展示出我的另一个侧面。此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

这回，我要带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，他大约二十四岁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架飞机坠毁的时候场面非常壮观。飞机还在轰鸣，发动机仍在冒着黑烟。

飞机坠毁的时候在地面划出了三条深深的痕迹。两个机翼脱离了机身，成了断翅。飞机再也无法起飞，再也不是金属小鸟。

其他的琐事

有时，我去得太早了。

我匆匆赶到，那人却出人意料地多活了一阵。

过了一会儿，飞机烧得差不多了，再没有烟雾从里面冒出来。

先是一个男孩喘着粗气跑了过来，手里拎着个工具箱一样的东西。男孩颤抖着靠近机舱，想看看飞行员是不是还活着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他还没有完全死亡。半分钟后，偷书贼也赶来了。

已过去几年了，可我还是认出了她。

她也在喘气。

男孩从装满东西的工具箱中翻出一只泰迪熊。

他把手伸进破碎的挡风玻璃，把小熊放到了飞行员的怀里。微笑的小熊躺在了飞行员的遗体 and 血泊中。几分钟后，我打算去碰碰运气。时间刚刚好。

我进入机舱，解救出他的灵魂，轻轻地将其带走。

留下的只有他的躯体，渐渐散开的烟味，以及那只微笑着的泰迪熊。

等其他人随后赶来时，四周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地平线上晨光初露，黑暗正迅速消失，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有混乱。

飞行员的身体苍白，毫无血色，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飞行服。他那双褐色的眼睛冰凉冰凉的——就像咖啡渍一样——这乱糟糟的情景在我眼前呈现出一个既奇异又熟悉的画面，成为了某种象征。

和以往一样，人们惊呆了。

我从人群中走过时，发现每个人都站着，品味着死亡带来的宁静。他们胡乱地打着手势，压低了嗓门说话。现场笼罩着沉闷的不自然的气氛。

我扭头瞥了一眼飞机，看到飞行员咧开的嘴唇像是在微笑。

像在讲最后一个下流笑话。

像是一个双关妙语。

他缩在那堆飞行服里，灰色的晨光正在撕破黑夜。在我准备开始新的旅程时，天空中仿佛闪过了一道暗影，刹那间像是发生了日食——这是另一个灵魂离去的征兆。

你们明白了吧，当有人死亡时，除了那些点缀我所见所闻的世界的色彩以外，还能看到一次日食。

我已经见过不计其数的日食。

我已经记不起见过多少次了。

旗 帜

我最后一次见到偷书贼时，天空是红色的，就像一锅咕嘟咕嘟冒着气的热汤，有的地方甚至像被烧糊了似的。红色的汤里还夹杂着黑色的面包屑和胡椒。

在此之前，孩子们在街上玩跳房子的游戏。而那街道，像一页沾上油渍的纸。我赶到的时候，还能听到他们的脚在地上跳来跳去产生的回音，还有笑声。可他们的笑声就像盐一样迅速溶化了。

炸弹来了。

现在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
警报，还有收音机里布谷鸟鸣一样的报道，都来得太晚了。

几分钟内，街道就变成了一堆堆废墟，只剩下残垣断壁；血水像小溪一样流淌，直至干涸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就像洪水中漂浮的木头。

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倒在地上，成为一包灵魂。

这是命运的安排吗？

是不幸吗？

是这些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我们抛开这些愚蠢的想法吧。

这一切都是那些从天而降的炸弹造成的，是那些躲在天上的人类干的。

一连好几个小时，天空都是可怕的红色。这个德国小镇一次又一次被撕裂。雪花般的灰烬在空中优美地飘舞，以至于你都想伸出舌头去尝尝它们的味道了。可它们却只会烫伤你的嘴唇，弄疼你的嘴巴。

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

我正要离去时，看到偷书贼跪在那儿。

周围是小山似的瓦砾堆，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本书。

她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一心只想回到地下室去，去写字，去最后再读一遍她的故事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了她脸上的表情。她渴望回去——回到带给她安全感的地方——可她做不到，地下室已经不存在了，它也成了废墟的一部分。

我再次请你们相信我。

我真想停住脚步，蹲下身子。

我想说：

“对不起，孩子。”

但这是不允许的。

我没有蹲下身，也没有说话。

我观察了她一会儿。等她能动弹时，我跟在她的身后。

偷书贼的书掉下来了。

她跪下来。

她号啕大哭起来。

清理工作开始后，不断有脚踏在她的书上。尽管人们得到的指令是只清理爆炸后的建筑垃圾，可女孩最宝贵的财富却还是被扔到了垃圾车上。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爬上了卡车，把她的书拿在手里。当时怎么也没料想到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将在旅途中把她的故事读上好几百遍。我会发现我们曾经相遇的那些地方，也会对她的经历和她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感到惊奇不已，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——把书中的内容与我在此期间的见闻结合在一起。

每当我回忆起与她相遇的时刻，我就能看见一系列的色彩，但只有三种颜色与她最为契合。有时，我会远离这三种颜色所代表的时刻，直到那血腥的一刻彻底结束，直到污浊归于清明。

以下就是这三种颜色的内涵。

三种色彩

红色：  白色：  黑色： 

这三种颜色一个重叠在另一个上面：浓重的隐喻的黑色，重叠在一片刺眼的白色上面，再下边是浓汤一样的红色。

是的，我常常想起她。我的斗篷口袋里装着她的书，我会给你们讲讲书里的故事。这本书是我随身携带的物品之一。我的东西通常都放得有条有理的。每一件东西都在努力——并且突破性地——向我证明了，你们和你们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。

这里，就是其中一个证明。

偷书贼。

如果你们乐意，就跟我一起来吧。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

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些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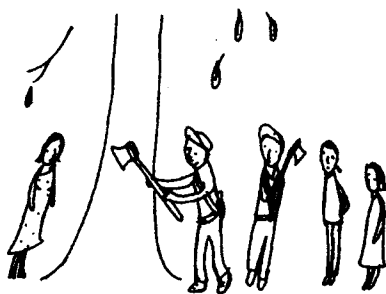
PART ONE

第一章

掘墓人手册

特别介绍：

汉密尔街——成了一头小母猪——一位铁腕夫人——
一个接吻的愿望——杰西·欧文斯——砂纸——友谊的味道——
一位重量级拳击手——还有，妈妈的一顿痛打



到达汉密尔街

那最后的时刻。

那片红色的天空……

偷书贼为什么会跪在那里，靠在那堆人类自己制造的、可耻的废墟上号啕大哭？

几年前，故事刚开始的时候，天上也飘着雪花。

有个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
最具悲剧色彩的时刻

一列火车在疾驰。

车上挤满了乘客。

在第三节车厢里，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了。

偷书贼和她弟弟正在去慕尼黑的路上，那儿有一户人家将收养他们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男孩没有能到达目的地。

事情的经过

男孩咳得很厉害。

他的病情发展得太快太突然了。

没过多久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
一阵剧烈的咳嗽后，一切都停止了，一条生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他的嘴巴突然没了动静，接着嘴唇变成了斑驳的咖啡色，就像一幅色彩脱落急需修补的油画。

他们的母亲还在熟睡。

我走进火车。

我穿过拥挤的过道，迅速将手掌覆盖在他的嘴上。

没有人注意到男孩之死。

火车继续飞驰。

除了那个女孩。